

● 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

半肖居



王水照著

东方出版中心

居肖半

筆記

王水照著

東方出版中心

606 8a 古典文學
\$X 文學研究
4Y 中國

403989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半肖居笔记

王水照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230千字 插页2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1—8,000

ISBN 7-80627-270-4/I·110

定价:16.00元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由我国现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笔记丛书，可供学界、知识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学习、阅读欣赏，以丰富学养，增广见闻。

笔记是我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学术笔记层出不穷，代表作如汉应劭《风俗通义》、宋沈括《梦溪笔谈》、清赵翼《陔馀丛考》，皆极具考据、辨证价值。笔记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语辞、述史事、写情景等。其特点是，偶有心得，随笔记录，虽零星琐碎而不忘，题材广泛，上天入地，虽散漫驳杂亦不厌。由于文章短小，却多新意，内容不拘，而涉猎广阔，自古以来，颇受世人重视。然而多年来，学界已养成好发宏论的风气，一个论点，一个新题，不动笔则已，动笔则万言十万言，似乎不成论文、专著，不足以讲清道理，以致鸿篇巨制满眼，遂有灾梨祸枣之讥。为纠此偏，今特编纂一套“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以发扬笔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积极作用。

学人笔记，多累积经年，小玃片玉，埋没可惜，能摭拾汇为一札，公之于世，诚学界之幸事。至于有的已作为单篇发表者，贵其能独出机杼，别具手眼，亦酌情周纳，以增本丛书光彩。

本丛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作者大力支持合作，谨在此深致谢忱。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8月

序

收在本书的 80 余篇文字,大都是我不值称说的专业研究的副产品,或许还可以说,是我读书、教书、写书生活中精神调节的产物。写作之初,多是偶有兴发,随意立题,信手走笔成文,并无整理成集的打算。现在姑且釐为六卷。把“学人剪影”放在最前面,是表示对引领、示导自己走上治学道路的几位师长的怀念和敬意,虽然我能记述的只是他们的一些侧影,不足以言全面评价和整体风貌。“文史断想”、“考论杂谭”、“字词天地”三卷均属半学术性的札记,本难严格分类。桐城派有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说,参酌变化,大致或以抒感为主,或重在考辨(几篇书评也附入“考论杂谭”之后),或以品评一字一句一段为内容,但共同的要求是实话实说,力求每篇都有一些新意和见解。其中不少文章在《新民晚报》作为专栏登载过,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序跋集萃”是为朋友或自己的论著所写的前言和后记,个别篇章学术性较强,篇幅也稍长了些。近几年我访问过日本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随手记录一些印象和观感,聊作他日雪泥鸿爪之券。但所记很少自然风光,仍不离人文话题,因以“人文记游”裛为一卷,与本书的整体格调颇为一致。

东方出版中心策划这套学者笔记丛书,规定以斋名、室名为书名。这一创意很好,但取名是件相当烦难的事情。在商潮汹涌中,听说有的地方为开发知识分子“财”(才?)源,开设了“取名公司”,但似乎并未大展鸿图。我只记得还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时,开初倒战天斗地一番,到后期却生产不“促”了,革命不“抓”了,也不

放我们回北京原单位，闲住在一所军营里打发日子。照例晚饭后同事们聚在一起，听钱钟书先生“开讲”。有次他突然对我们年轻一辈的子女的名字，大开玩笑，谑而不虐，最后点题说：“孩子好生取名难。”细细想来，也是“虽戏语，颇有理”的。比如贱名在南方水网地区实乃司空见惯，平庸凡俗，用不着硬拉上唐人吕温《鉴止水赋》的“物我兼进兮，水无不照”，以表示另有深意存焉，他在赋中还借“水无不照”发挥“廉士以之洗心，至人以之观妙”，“君鉴之以平心，临下必简；臣鉴之以励节，在邦必闻”的大道理，都与我了无关涉。我这次随便取了个“半肖居”，意在像与不像之间，用以对自身多年来教学与研究工作“半吊子”现状的自讽与自警。有朋友问我：你与你素所景仰的一位前辈学者生肖相同，同生戌年，“半肖”云云，有此含意否？则谨对曰：唯唯，否否！

是为序。

王水照

1997年8月8日

目 录

序	1
---------	---

卷一 学人剪影

1. 《对话》的余思——记钱钟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3
附：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	9
2. 深切的怀念——何其芳先生印象	16
3. 精神·风格·境界——缅怀朱东润先生	23
4. 科学美学的不倦追求——追思蔡仪先生	26
5. 红氍毹上的加藤君	31

卷二 文史断想

6. 鹅湖书院前的沉思	39
7. 《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	47
8. 寻觅“甲寅字”	51
9. 苏轼“禁书外流”奏札与东北亚文化交流	54
10. 苏轼的高丽观	60
11. 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	62

12. 蔡襄的“忠惠”与“买宠”	64
13. 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	68
14.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考源与探微	72
15. 西施的公案	75
16. 杨贵妃之死	78
17. 宋太祖“不用南人作相”辨	82
18. 雍正帝的殊批谕旨	84
19. “落苏”与避讳	88
20. “鲁迅型”与“鸥外型”——研究方法谈片	91

卷三 考论杂谭

21. 《花间集》命名之由	95
22. 《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	97
23. 《辨奸论》真伪之争	100
24. “老泉”非苏洵之号补证	102
25.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105
26. 《历代词人考略》今存何方?	107
27. 欣托燕翼递学讯	109
28. 关于《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的通信	112
附:村上哲见教授来函	116
29. 从《先君墓表》到《泅冈阡表》——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117
30. 国色天香说花王——牡丹诗话	121
31. 说“止酒诗体”与“同字相犯”	126
32. 说“吞吐诗体”	129

33. “杨花覆蕙”何堪疑——读《杜甫研究》	130
34. 读中华版《家世旧闻》	133
35. 跨越海洋的纪念——喜读《鲁迅·增田涉师弟子答问集》	139
36. 钱钟书世界的文化阐释——读《钱钟书传》有感	142
37. 《全唐文》有了“传世藏书”本	144
38. 《赵志集》研究的新进展	146

卷四 字词天地

39. 沈佺期《独不见》之“独”	151
40. 《师说》“圣人无常师”段辨惑	153
41. 名篇求疵——谈《秋声赋》“其容清明”句	155
42. “烟霏云敛”别解	157
43. 从“泉香而酒冽”谈起	159
44. 茶话：与君共听水沸声	164
45. “淡妆浓抹”与“晴”“雨”	166
46. “泰山”与“鸿毛”	167

卷五 序跋集萃

47. 《宋词艺术技巧辞典》序	173
48. 《宋词审美浅说》序	177
49. 《中国古代诗歌鉴赏学》序	180
50. 《曾巩研究论文集》序	183

51. 曾巩的历史命运——《曾巩研究专辑》代序	187
52. 《苏轼文学散文选》序	195
53. 《宋诗一百首》前言	198
54. 《古文精华》前言	203
55. 《唐宋散文精选》前言	205
56. 《苏轼其人与文学》日译本自序	208
57. 《苏轼论稿》自序	209
58. 《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前言	211
59. 《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前言	226
60. 影印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	232
61. 《唐宋文学论集》后记	243
62. 《宋代文学通论》后记	245

卷六 人文记游

63. 在王仁纪念碑前	249
64. 皇家“秘阁”，珍本渊藪	252
65. 日本最大的汉籍中心	254
66. “韶宋楼”旧藏别来无恙	255
67. 孤本不孤，影印传布	257
68. 坐拥书城意兴浓	258
69. 中国文学研究在日本	259
70. 培养汉学家的摇篮——记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	263
71. 东京大学校园漫笔	266
72. 舜水风范，长留东瀛	269

73. 唐朝古乐,扶桑独奏	273
74. 东京新岁话“初诣”	276
75. 台岛学界一瞥	280
76. 一份课程表及其他	284
77. 已圆和未圆的“东坡梦”	286
78. “堵车”的启示	289
79. 又圆“东坡梦”	290
80. 摩耶育大千,梅丘寄乡魂——台北市“摩耶精舍”小记	292
81. 香港购读《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记	294

卷一 学人剪影

《对话》的余思

——记钱钟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同学去年(1988)来沪留学时,在给 我的《进修计划表》上,就要求给予访问钱钟书先生的机会。但他深知钱先生倦于应接,我也一向遵守“不干扰即尊敬”的原则,所以彼此就不再议及。我和他《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发表后,他终于委婉地说:“我想到北京去一次。”于是我不得不向钱先生提出请求。很快就收到先生的来函:“内山先生惠过,当遵命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诗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一笑。”他还说已看过我们的《对话》,“奖借过量,益增惭悔”。内山同学获悉后,11月1日即匆匆飞往北京。

11月7日晚,窗外大雨如注,宿舍区阒然无声,内山同学竟来叩门。在门口,他就急切地告诉我:“我已见到了钱先生,这次对我太有意义啦!”我让座后,才知他刚从京返沪,要把会见的情况尽快让我知道。他说:“这次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是静静地聆听。先生思路敏捷,幽默风趣,时时夹着英语、法语,对目前国外情况也了如指掌,仍在经常阅读外文的报章杂志,完全看不出已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了。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却全然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他还告诉我:“钱先生一直杜门谢客,已有两年不在家里接待外国朋友了。我作为少有的例外,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唯一的遗憾是我的汉语水平

还差,不能把他的每句话都吃进去。”

内山同学的兴奋和激动,不禁使我自己想起以前聆听钱先生谈话时所感到的惊服和震撼。从1960年到197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又具体分在唐宋段,即受钱先生的亲切指导。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的两项集体工作中,更多次获得耳提面命的机会。编写《唐诗选》时,有个“疑难杂症”的“会诊”会,由我先把大家在注释中遇到的一些难点,整理印发,大约每两周讨论一次,这时钱先生谈辩锋出,纵横无碍。也在这个时期,我在他的干面胡同寓所有过多次长谈。他喜欢在房间里边走边高声谈话,有时为自己的善譬妙喻爽朗大笑;有时逼近我的面前,提个问题考考,如果我偶而能答上一二句,他就不无揶揄地夸说几句;有时取出他的读书笔记本说上一番。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每次谈话,总是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不能不告辞的时候。这些讨论和谈话,我在当时都有记录或事后的追记,我还查核过他在谈话中提及的典籍,可惜在浩劫中被我自己销毁了。具体内容尚待追索,但可以说,从他的这些日常谈话中,我才稍稍窥探到中国学术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

钱先生谈艺衡文,活而不空,融而不玄,常能得到一般课堂教学中所得不到的启迪。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判”,着重于对艺术审美的真正把握。60年代初,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一位北大同学打算报考,托我问他应该阅读哪些参考书。他回答说:“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后来我们在帮他评卷时,才发现这样一些试题: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要求指出其中有否败笔,为什么是败笔,等等。这些题目的难度或许偏高,却是对考生艺术分析能力的真正测验。答卷中居然有人大

谈白居易那首诗的思想特点一二三、艺术成就甲乙丙的，很可能紧张之中没有看清题目，就按流行的试题套式作答了。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摩的东西。比如我曾研究过韦庄《秦妇吟》，他就说，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之最，结尾仅说：“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是不是缺乏与全诗相称的艺术力量？中国长篇叙事诗的结尾似乎好的不多。崔颢的名作《黄鹤楼》，既说“晴川历历”，又说“烟波江上”，如何理解？韩愈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这些篇章，常习不察，突被点醒，够我好好思索钻研一番的了。从他的闲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宋诗选注》等著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杨绛先生说：“《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哪个好学深思的钟书”，也可以帮助理解《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比照资料。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年秋钱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惟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我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不敢来献丑了。”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用笺，二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譬效，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倦怠、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与众不同一般：“……先生们出的题目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19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 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 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亦庄亦谐，而又一股英迈凌厉之势。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也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已收入《七缀集》），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趣横生，新颖生动。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的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或许可以说，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妙笔加以精辟的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钱先生平生不藏书。他的旧寓中只有一只书柜，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都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遗留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却